

— 科學與生活 —

（重慶出版、第一版、第一刷）

牛 虹

科學出版社

572.03
——
00

重慶出版

· 世界经典名著 ·

[爱尔兰]艾·丽·伏尼契 著

牛 虻

陶 涛 谷 兰 译

丁巳 05
48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 亮 周景芳 李 桥

装帧设计:王卫东

责任技编:王 颖

·世界经典名著·

牛 虻

[爱尔兰]艾·丽·伏尼契 著

陶 涛 谷 兰 译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70 千

印次:1998 年 12 月第 5 次

印数:25001-30000 册

ISBN 7-80615-420

5/1·87 定价 12.00 元

根据 1958 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英文版译

出版说明

本书 50 年代开始在我国出版流传，深受读者欢迎。小说以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塑造了与奥地利侵略者、天主教教会和封建王公进行不懈斗争的爱国志士牛虻的光辉形象。其中描写牛虻为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而忍受人间罕见的苦难折磨以及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的部分，是小说中最有光彩、最激动人心的文字。牛虻对敌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祖国对人民无比坚贞、宁死不屈的高尚品格，一直鼓舞着所有为正义而战的人们。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的爱国精神和蓬勃的活力。牛虻的精神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牛虻》一书也哺育过卓娅、舒拉和以奥列格为代表的青年近卫军等一代英雄。当时有一支活跃在庫班地区的游击队，其名字就叫做牛虻。

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1960）是爱尔兰的一位女作家。1885 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1887—1889 年她在俄国彼得堡接触过俄国的革命团体。回英国后曾与革命导师恩格斯和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有过来往。1892 年与波兰的革命者米·伏尼契结婚。她居住的伦敦当时正处在欧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和各种激进思潮的中心，她有机会经常和意大利流亡的爱国者接触，从而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志士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创作材料，成功地创作了《牛虻》这部洋溢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

这次新译本根据 1958 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全译。考

考虑到老读者对中青社李罕民原译本中人名、地名的熟悉了解，新译本对人物、地点的译名未作变更。翻译过程中，译者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注释，必要保留的注释采用随文加括号的方法，以便读者阅读理解。

编 者

1996年10月

不论我活着
或化作亡灵，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牛虻。

——牛虻

目 录

人物表	(1)
第一卷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2)
第四章	(30)
第五章	(40)
第六章	(47)
第七章	(60)
第二卷	(75)
第一章	(75)
第二章	(86)
第三章	(100)
第四章	(110)
第五章	(119)
第六章	(129)
第七章	(138)
第八章	(147)
第九章	(164)
第十章	(178)
第十一章	(188)

第三卷	(205)
第一章	(205)
第二章	(219)
第三章	(229)
第四章	(239)
第五章	(252)
第六章	(259)
第七章	(277)
第八章	(286)
尾 声	(298)
英雄赞歌（代跋）	(303)

人物表

牛虻——本书主人公，“青年意大利”党成员，青少年时代名亚瑟·勃尔顿，蒙太尼里和葛兰第斯的私生子。二、三卷中化名为范里斯·列瓦雷士，绰号牛虻

琼玛·华伦——“青年意大利”党成员，华伦医生的女儿，亚瑟少年时代的女友，后来成了乔万尼·波拉的妻子

罗伦梭·蒙太尼里——亚瑟的生父，教士，后升为红衣主教
葛兰第斯——天主教徒，老勃尔顿的续弦妻子，亚瑟的母亲，教士蒙太尼里的情人

詹姆斯·勃尔顿——勃尔顿父子轮船公司的老板，亚瑟名义上的异母长兄

裘丽亚——詹姆斯·勃尔顿的妻子

汤麦斯·勃尔顿——亚瑟名义上的异母次兄

黛丽莎——勃尔顿家女仆

吉朋斯——勃尔顿家的管家

吉安·巴第士达——勃尔顿家的车夫

卡尔狄——教士，比萨神学院新院长，密探

安里科——莱克亨监狱看守长

法布列齐——文学委员会成员，大学教授

玛梯尼——“青年意大利”党成员，文学委员会成员，波拉和琼玛的朋友，昵称西萨尔

格拉西尼——文学委员会成员，律师

莱伽——文学委员会成员，戏剧家

盖利——“青年意大利”党成员，文学委员会成员
列卡陀——“青年意大利”党成员，文学委员会成员，医生
萨康尼——文学委员会成员
麦康尼——红带会成员，阿平宁山区的私贩子
密凯莱——红带会成员，阿平宁山区的私贩子
陀米尼钦诺——红带会负责人之一，阿平宁山区的私贩子
菲拉里——布列西盖拉城统领，上校
绮达·莱尼——吉卜赛女郎，亚瑟的同居者
卡蒂——琼玛的女仆
碧安珈——牛虻在佛罗伦萨的女仆

第一卷

第一章

6月里的一个黄昏，天气燥热，比萨神学院图书馆的全部窗户都大敞四开，百叶窗半掩着，以求得室内更多一些阴凉。一位年轻人，亚瑟正坐在那里查阅着一大摞布道文稿。此刻，大教堂的主持者、神学院院长蒙太尼里神父停下手中的笔，用他那慈祥的目光，爱怜地抚摸着埋在文稿里的那满头油亮的黑发。

“没有找到吗，亲爱的？不碍事，我把这一节再重写一遍，很可能是给撕掉了。让你白白耽搁了这么多时间。”

蒙太尼里说话的声调是那么洪亮，圆润，简直像敲击银子般清越，尽管他刚才的声音是低低的。他这种天赋的一个演说家所具有的音韵铿锵、抑扬顿挫的语调，给他的谈话增添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魅力。每当和亚瑟交谈的时候，他的语音里总洋溢着一种爱抚的柔情。

“不，神父，我坚决要找到它，我肯定你是把它放在这儿了。即使你再写一遍，想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那也绝对是不可能的。”

窗外的一只金龟子在懒沓沓地叫着，嗡嗡——，传出昏昏欲睡的声响。“草莓啊——草莓啊——”卖水果小贩的叫卖声从远处的街道上一直接了过来，悠长而凄凉。蒙太尼里在继续写着他的文稿。

“在这儿哩！‘论麻疯病人的医治’”亚瑟横过房间朝神父走了过来。若在家里，他那种轻柔的步态每每会引起家里人的恶感。小伙子瘦瘦的，看上去和3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青年不大相称，倒有

点像 16 世纪人物画中的意大利少年。你看，他全身上下的各个部位，没有一处不是显得格外的精致，体形轮廓又分外地明显：从那长长的睫毛、灵敏的嘴角，一直到他那纤细的手脚。若是文静地坐着，准会有人当他是一位姣美的身着男装的姑娘，可一旦他行动起来，他那轻捷灵敏的样子，立刻会使你联想起一只驯养的足无利爪的矫豹。

“真的找着了？亚瑟，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呢。我总是丢三落四的。好啦，现在我也不想再往下写啦。咱们到园子里去吧，你还有不懂的地方吗？我来帮你温习功课吧！”

他们一道出了房间，来到设有回廊的花园。园子里静悄悄的，带着几分凄凉。眼前这所神学院的房舍，曾是铎米尼克派（天主教修道士中的一个派别）的一所修道院。这个方形的庭园二百年前装饰得相当严整、雅致。两行笔挺的黄杨树镶嵌在它的四周，夹在黄杨树中间的是一丛丛精心修剪过的迷迭香和欧薄荷。现在，当年培植它们的那些白袍修士早已离开人世，埋入泥土，被人们遗忘了，而那些药丛的花朵却仍在这仲夏的静谧的夜晚盛开，芳香四溢，只是不再有人来采它配药了。石板路的间隙中长满了一簇簇野生的荷兰芹和稊斗菜，庭园中心的那口枯井里也铺满了茎叶交错的羊齿叶和佛甲草。抛荒了的丛丛玫瑰的枝叶蔓过了小路；大朵大朵的罂粟花火红火红的，燃烧在黄杨围篱之中；在杂草上耷拉着头的是高大的毛地黄；再就是那苍老的葡萄藤，也从一棵为人们所忽视的枸杞树上瀑布般泻落下来，未曾修剪过，也不曾挂果，它那毛茸茸的枝头在微风中轻悠而悲哀地摇来晃去。

一棵夏季才开花的高大的木兰树，在庭园的一隅矗立着，茂密繁盛的枝叶重重叠叠，看上去仿佛一座高耸的铁塔，乳白色的小花如星星般散落在它的枝叶上。一张粗糙质朴的木条凳紧靠木兰树安放着，蒙太尼里在条凳上坐下来。亚瑟在大学里攻读的是哲学，因为在一本书中碰到了疑难，所以才跑到“神父”这里来请求得到解答。亚瑟虽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对他而言，蒙太尼里却是一部包

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我该往回走了，”待蒙太尼里给他解释清楚那节书之后，亚瑟说，“现在你若是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的话。”

“假如你有时间，希望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今天我也不想做什么了。”

“嗯，好吧！”亚瑟背靠着木兰树，目光透过茂密枝叶的缝隙向上仰望着，寂静的天宇上第一批淡淡的星星在向他微微地眨着眼睛。在他那黑色的睫毛下，闪烁着一双深蓝色的，神秘得如同梦幻一般的眼睛，那是来自康瓦尔（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的母亲给他最好的馈赠，蒙太尼里一接触到它们便慌忙把头转向一旁。

“你是不是很累，亲爱的。”蒙太尼里说。

“我真是没有法子。”从亚瑟的声音里，神父立即感觉到他流露出来的疲惫。

“你不该那么急于进大学，护理病人和通宵熬夜已把你身体搞垮了。在离开莱克亨以前，我本该坚持自己的主张，叫你彻底休养一个时期的。”

“不，神父，那有什么用呢？母亲一故去，我就再也不能在那间凄惨的令人心碎的屋子里住下去了，裘丽亚那家伙会把我逼疯的！”

裘丽亚是他异母长兄之妻，对他而言，她就像一根毒针，叫人难以忍受。

“我原本也没想叫你和家里人住在一起的，”蒙太尼里温和地说，“我也清楚那对你也许是最倒霉的事情了。可那会儿我很想叫你接受那位当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去他那儿休整一个月再来入学。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会好得多。”

“不，神父，说真的，我不愿那么做！华伦医生一家人都不错，很善良，对人和蔼，可他们并不了解我。他们怜恤我——这从他们的脸色能看出来——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来宽慰我，但也可能会在谈话中无意地提到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打从我们小时候

起，她就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但旁人做不到这一点。再说我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

“那别的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株披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数朵花儿，放在手里，不停地神经质地搓着。

“我忍受不了那个城镇，”稍停顿了一会儿他才说，“那儿有我小时候妈妈常带我去买过玩具的几家商店，那儿有妈妈病重之前，我常常搀扶她去散过步的滨海道路。在那儿，不论我走到哪里，总会遇到一幕幕触景生情令人难堪的场景：卖花女仍会一个个捧着花束向我走来——似乎我仍在需要它们！还有教堂旁边的那片墓地，更令我一看见就伤心不已，不堪回首，我只好掉头走开去……”

他突然把话打住，只是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将那毛地黄的花朵撕得粉碎。夜晚的寂静漫长而深沉，他不禁抬起头来看看神父，对神父的默然无语感到有点诧异。暮色渐浓，木兰树下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起来，昏暗中蒙太尼里的脸在仅有的一丝余光的映照下泛出瘆人的惨白的颜色。他把头低低地垂着，右手紧紧地攥着条凳的边。此情此景，亚瑟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畏的情绪，惊诧地匆忙掉转了自己的头。他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闯入了一片圣地。

“啊，上帝！”他想，“在他面前我是多么微不足道和褊狭鄙陋呀，假若他自己遇上了我这样的不幸，他的哀伤也不过如此吧。”

不久，蒙太尼里抬起头，环视一下周围。“不管怎样，尤其是现在，我决不会逼着你回那儿去的，”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亲切，“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今年暑期一到就开始彻底地休息。我考虑你还是离开莱克亨，到远处去度假。我再不能看着你的身体就这样跨下去。”

“神父，等神学院一放假，你计划去哪儿呢？”

“照例我要先领学生进山，并在那儿把他们安顿照料好。等到8月中旬，副院长休假回来了，我打算去阿尔卑斯山旅行一次，更换生活方式。你愿意和我同去吗？我可以带你去作几次深山漫游，

你肯定会喜欢去考察阿尔卑斯山的那些苔藓和地衣。不过仅仅是你我两个人，你会感到太索然无味吗？”

“神父！”亚瑟不由得高兴地拍起手来，裘丽亚常把这种拍手姿态称作“十足的外国派头”，“我一定排除一切和你同去。只是……我还不知道……”他截住了话头。

“你担心勃尔顿先生不会同意吗？”

“他自然不会乐意我去的，不过他也不便阻拦我。我现在都18岁了，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了。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位异母兄长，我不理解我为什么必须非按照他的意志办事不可。再说他对母亲又一向不好。”

“可是他如果真的反对，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违反他的心意。否则，你在家中的处境会更尴尬的，如果……”

“没有什么更尴尬的！”亚瑟打断他的话，显然有些激动，“他们以前一向都仇视我，将来也会这样……不论我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他们这种态度。再说，你是我的……忏悔神父，詹姆斯怎么能真的反对我同你一道外出呢？”

“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新教徒。无论怎样，你还是先写封信去征询一下他的意见，我们不妨等等。你千万急躁不得，我的孩子；不管他对你是恨还是爱，你都要检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他把责备的话说得很温婉，亚瑟听了脸都没有红。“是的，我知道。”他说，随着一声叹息。“可这也太难了啊……”

“星期二晚上你未能到我这儿来，我觉得有些遗憾。”蒙太尼里突然转换了一个新的话题，“阿莱琐教区的主教那天到我这儿来了，我想让你和他见一面。”

“我事先已答应了一位同学到他的住处去聚会，我不去的话，他们会一直等我的。”

“是个什么会？”

这一问似乎顿时使亚瑟有些发窘。

“那……那不是什么正……正式的会议，”他回答时因为慌乱有

些口吃，“有个从热那亚来的学生向我们讲了一次话——类……类似于一次演讲吧……”

“他讲了些什么事呢？”

亚瑟又犹豫起来。“神父，你不会向我追问他的名字是吗？因为我曾答应过人家……”

“我不会问你什么事情的，你既许诺替人家保密，那就不该再告诉我，但事到如今，我想我总该得到你的信任了吧。”

“当然啰，神父，我能信任你。他说到我们……我们对于人民的……和对于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谈到……我们该怎样去帮助……”

“帮助谁？”

“帮助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太尼里转身看着他，语气十分庄严，“你对这件事思考过多长时间了？”

“从……去年冬天就开始了。”

“还在你母亲死去之前吗？她是否知道这件事？”

“不。我……那时并不太留意这些事。”

“那么你现在……很关心这些事？”

亚瑟又从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一把花朵儿。

“是这样，神父。”亚瑟眼睛看着地面，开始述说事情的经过。“去年秋天我正为入学考试作准备，有机会认识了不少大学生；这你该没忘记吧？就在这时，他们之中一些人就和我说起……这种种的事情，还把有关的书借给我看。可当时我并不热心这类事，一心只想早点回家去看母亲。你知道，那所居室简直就是牢房，母亲生活在那些人中间是多么孤独！仅是裘丽亚那条恶毒的舌头就足以断送她的性命了。入冬后，母亲的病更加危重了，对那些大学生和他

们的书也就无暇顾及而都被我遗忘。这后来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再到比萨来。如果我那时想到这些事，我肯定会告诉妈妈的，但我从来就没想起它们。后来，我发现母亲大去之期不远了……你也知道，我几乎一直陪伴着她，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夜晚我一直是通宵达旦地看护着她，白天，只有华伦·琼玛来接替我的时候，我才睡上一会儿。就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才想到那些书，寻思那些大学生们说过的话……我思索着……他们的话是否正确……而神圣的主对于这一切会说些什么。”

“你曾经问过主吗？”蒙太尼里的声音出现了颤抖。

“经常问，神父。有时我向主祷告，请求他昭示我应该如何为人，或者请他允许我同母亲一道去死，可我总得不到任何回答。”

“亚瑟，我一直在希望你能信任我，可你却对我只字不提。”

“神父，你知道我对你是坚信不疑的！但一个人总有他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秘密啊。我……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即使是你或是我母亲都无法帮助我；我只能靠我自己直接从上帝那儿求得解答。你了解，这是一件与我一生和我整个灵魂荣辱所系、息息相关的大事。”

蒙太尼里转过头，凝视着枝叶浓密的木兰树。在昏暗的暮色里，他的身影越来越显得模糊，仿佛是投到浓重树荫里的一个灰暗的幽灵。

“后来的事情呢？”他一字一句地说。

“后来……母亲咽气了。你明白，在她离开人世的最后三个晚上，我一直守护在她身边……”

亚瑟说不下去了，含悲不语，蒙太尼里也一动不动地坐着。

“在妈妈下葬的前两天，”亚瑟用低低的声音继续说，“我不能思考任何事情，等出了殡，我就病倒了；也许你还记得吧，我连忏悔都没能来做。”

“我记得是这样。”

“可就在那天半夜，我起来走进母亲的居室。房间里空空荡